

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曾说：“写作必须不怕反复修改，必须修改上十次二十次才行！”他曾写过一篇《为克来塞尔乐章而作》的文章。全文只有五页，而手稿却整整八百页，五比八百。

我国不少著名作家都十分重视文章的修改。曹禺写《雷雨》，花了半年时间，五易其稿；老舍写《春华秋实》，七、八个月内改了十次，平均二十几天从头改写一遍；罗广斌、杨益言写《红岩》，苦战三年，将三百万字的草稿改成四十万字；杨朔的散文《雪浪花》只三千来字，却改了二百多处，一字未改的只有十五句；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在湍流的漩涡中》，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时，光在小样稿上就改一百多处。

## 佳作常自改中来

张中桥

由此可见，写文章是一种艰苦的劳动，即便是大作家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何况业余作者呢！每个爱好文艺创作的同志，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稿件。稿子写好之后，要反复地进行修改，“竭力将有可无的字、句、段删去，毫不可惜。”（鲁迅语）唯有如此，才能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。

## 主任的纳闷

西安石油仪器厂 但崇岭

装配车间主任刘屈德听说下午厂足球队要外出比赛，马上在车间门口的生产进度黑板上写了如下通知：

没有车间批准，任何青工不得离开生产岗位，违反者以旷工论处。

可是，下午，还是有好几个棒小伙子不见了。刘屈德心里不痛快，整整一下午没说话。

下班时，汗水淋漓的足球队员们趾高气扬地回来了。唔？王厂长怎么走在头里还替他们背着外衣？

“嘿，老刘，三比零，”王厂长老远就向

刘屈德打招呼。“小伙子们真不含糊，胜了！”

“我的好厂长，生产这么紧，你还带着他们去踢球玩。我们车间的生产任务今天没完成你知道吗？”

王厂长回头对队员们说：“小伙子们，加个班怎么样？”“行！”

刘屈德纳闷了。平时叫他们加班总是求爷爷告奶奶的，今天是怎么了？

晚上九点，刘屈德来到车间，在生产进度黑板跟前站住了。白天的通知被擦去了，换上的字看得出是厂长的手迹：

完成：15型检波器200只！

好家伙，两天的产量！

刘屈德挠头了。这帮小伙子是怎么干的？

## 耿老头

(散文)

省广播局

王战

渭滨纺织厂的传达室里，有位年近六旬的老传达。他秉性耿直，爱管“闲事”，见义勇为，人们亲切地称他耿老头。

耿老头其貌不扬，矮胖的个头，宽宽的肩膀，方形的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，一双闪亮的小眼，却时常流露出刚强不屈的神态。

当我第一天带着创作任务大步走进工厂时，耿老头上前喝问道：“喂，年轻人，你找谁？”

“厂办公室。”望着他那矮胖的个头我不屑一顾地答道。

“介绍信哪？”他审视的目光紧盯住我。我抱歉地赶忙掏出介绍信递上。

耿老头看过介绍信，板着脸孔数落着我：“要有规矩。”他见我面红耳赤地站着，便指着前方说：“去吧，二楼右边第一个房子。”

半月来，我每天出入工厂要打传达室门前过，耿老头自然便成了我的熟人和采访中的主要对象。在和他的接触闲谈中，才知道耿老头身世的悲惨。抗战期间，他在郑州一家纺织厂做工，妻子惨死在日

本人的皮鞭下，五岁的儿子宝山在一次玩耍时，被日本兵用刺刀活活挑死。在忍无可忍的困境中，他用一把菜刀砍死一个日军小队长的伤口，只身逃难到了关中。一晃数十年过去了，但他脸上仍留着那块仇恨的伤疤。

这天深夜，当我坐在办公室里写不下去时，便自然想到了耿老头。于是，我向传达室走去。

工厂的夏夜，机器轰鸣，星稀的天际悬挂着一轮明月，将它的光亮投射在厂区的路基上。我漫步来到传达室门前，只见耿老头独自坐在月光下，一双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大门出入口。我刚要上前问话，忽然，厂门外传来“救命啊”一个女人的惊叫声。这时，只见耿老头蹭地一下站起，大步向厂门外奔去。我紧随他跟出去。

不好，墙脚下有一个歹徒正骑在一个姑娘身上抢夺手表。姑娘奋力反抗着。见此情，耿老头一个箭步冲上前大喝：“混蛋，住手！”我也攥紧了拳头。歹徒见状慌了，急翻身站



荷花 樊昌哲

起，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子，摆开了拼杀的架势。“打！”我上前拦腰抱住了歹徒，耿老头和歹徒面对面撕打起来。只听歹徒“啊”地一声惨叫，手中的刀子掉在地上。歹徒束手就擒了，耿老头胳膊上却滴下了鲜血……

夜晚，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睡，一闭上眼，耿老头的形象就在我眼前晃动。于是，我翻身下床，打开灯，坐在桌前准备给报社写篇通讯。我握起笔，很快拟了个题目，主题是《耿老头深夜勇擒歹徒》，副题为“纺织女工虎口脱险记”。

## 为中国工人阶级造像

咸阳 澄清

用透明的水彩笔，为纺织工造像  
用浓重的油画笔，为炉前工造像  
用犀利的木刻刀，为建筑工造像  
用凝练的雕塑刀，为石油工造像

给掘进工，造一双铁钳似的大手  
给装卸工，造一付大山似的肩头  
给水电工，造一张石坝似的胸脯  
给铁道工，造一双枕木似的脚步

让酣畅的泼墨，写出化工们胸中的气氛  
让刻意的工笔，写出仪表工安详的眼神  
让强烈的对比，写出老师傅感情的深沉  
让清丽的柔和，写出接班人心灵的单纯

这就是我，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心愿  
以殷殷的赤子之心伴着燃烧的爱情  
要写出东方大地上一群活生生的：  
顶一天一立一地的一灵一魂——

抹些色彩，穿上新衣，  
既挽回不了青春，  
又增添不了信誉。  
死抱住残缺的月亮，  
不下蛋的鸡，  
不如投一颗种籽下地。  
粉饰，愚昧的标牌，  
骗别人，  
也骗自己……

## 有感于给报废的产品涂漆

张波

## 「开拓者」征文

郭瑞卿 设计



## 垒墙

(小小说)

黄陵县照像馆

任宗耀

街上公共厕所的照像墙因秋雨过多而倒塌了。上厕所的人藏不住身，谁来谁骂，骂这倒霉的天，骂生产队的人只管弄粪，不管拾掇。

这天下着小雨，忽见一个老汉戴着草帽在和泥，拾砖头垒墙。刚顶替的徒工四毛见了问：“哎，一天给你多少钱？”

老汉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做声，继续干他的活儿。四毛见老汉不说话，那好奇心更大了，他又大声问了一句：“喂，还保密，一定是这个！”他伸出三个指

头，这是一般大工一天的定价。

老汉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。

四毛今天反正轮休，索性站在他身旁下定决心把事情弄清楚，又问：

“又没人给钱，那你图啥哩？”

老汉发火了：“少罗嗦，想帮忙就干活，不帮忙，那里娃多到那里玩去。”四毛看着老汉发火那可怖样子，下

意识地拾了一块砖递到他手里。见老汉冲他点了点头，又铲了一锹泥递过去。就这样他们一直把活儿干完。

看着墙垒起来了，上厕所的人都用赞许的眼光瞅他们，有的还夸他们干了件好事儿。

临走时老汉一边擦着家俱一边对四毛说：“我退休了。不到厂子去了，闲着没事找点事干干。小伙子，以后

与人方便的事多干点没错，什么也不要图人家的。”

老汉扛上家俱走了，四毛看着他们两人垒起的墙，好象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。

舞台上，当一位身着警服的中年人在庄严地朗诵新诗《以革命的名义举枪——执行！》时，观众屏息敛气，深为诗中的情绪所激动，尔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这就是宝鸡市“金秋诗会”上的一个镜头。

十月十五日晚上，宝鸡市工人文化宫里的气氛异常热烈，由宝鸡四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“金秋诗会”正在这里举行。其内容丰富多采，以诗为主，兼而有歌。所朗诵的诗篇中，有一等奖获得者《以革命的名义举枪——执行》和《三角进行曲》，有二等奖获得者《秋天，中国在收获》和《麦客》等。诗表演《金鸡颂》，诗朗诵《关于雕塑的呼吁》，更是诗意浓郁，富于地方色彩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。西安作协及省内外六家编辑部也派员参加，登台朗诵，为这次诗会添色

## 人间重好诗

——宝鸡金秋诗会侧记

田永禄 杨乾坤

的消息传出后，群众踊跃投稿近四百篇，经过评议，三首诗获一等奖，五首诗获二等奖，十二首诗获三等奖。为了办好这次诗会，工人文化宫做了大量工作。宝鸡市总工会及宝鸡市科协予以大力的支持。

举行诗会的时间一定，千余张入场券即被抢购一空。演出的当天晚上，不少人还在央求剧场工作人员买票或“约”票。买票者难以遂愿，“约”票者空劳心力。直到诗会开后一个多小时，许多人在场外犹不肯离去，文化宫负责同志深为感动，破例将他们“挤”在了舞台两侧，原来有些同志担心冷场或“砸锅”的忧虑，也已烟消云散了。难怪大家议论：“人间重好诗！”



深秋帘幕千家雨  
落日楼台一笛风

出于晚唐诗人杜牧的《题宣州开元寺水阁》。诗人夹溪居人。诗中用实中带虚，虚实交错的手法描绘出深秋景色，千种情趣。阁下雨帘千家雨，落日楼台一笛风，雨帘千家雨，落日楼台一笛风，雨帘千家雨，落日楼台一笛风。

这里“风”“雨”“帘”“笛”写得相得益彰，有声有色，其韵味、意境、情趣无不充满诗情画意。这两句诗写秋雨，毫无萧瑟之感，写秋雨则是清新、恬淡的联想。（张剑瑛）